

15

「碰」出來的書法

碰出來的書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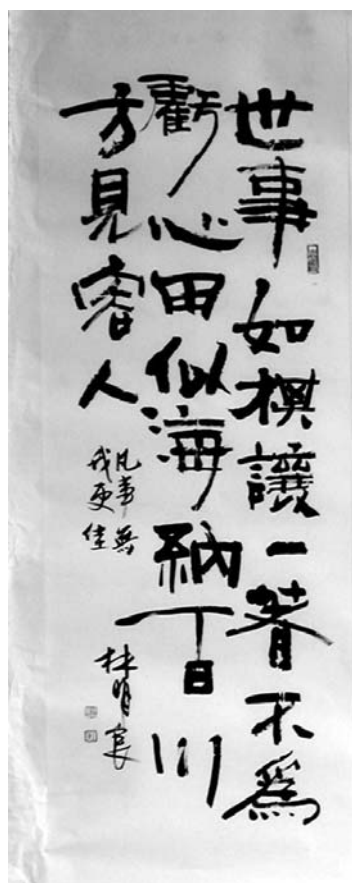
A pie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cursive script (caoshu) featuring the characters '碰出來的書法' (Cǐng chū lái de shū fǎ).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. The '碰' character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prominent, written with bold, sweeping strokes. The other characters are smaller and more delicate. A small red square seal is visible to the left of the '書' character.

在展覽之前幾個月吧，友人老K問這次的書法主題是什麼。我想了很久，一時之間竟然找不到適當的字眼可以回答。

個人一向是順從「碰」的機緣，很多事情皆是由「碰」而來的，不用去費心強求安排，日常生活如是，書法寫作如是，書法創作亦如是。以這次展出的作品而言，大半在日常生活閱讀過程中，因有所感動而作，也可以說是「碰」到什麼就寫什麼（圖一、圖二）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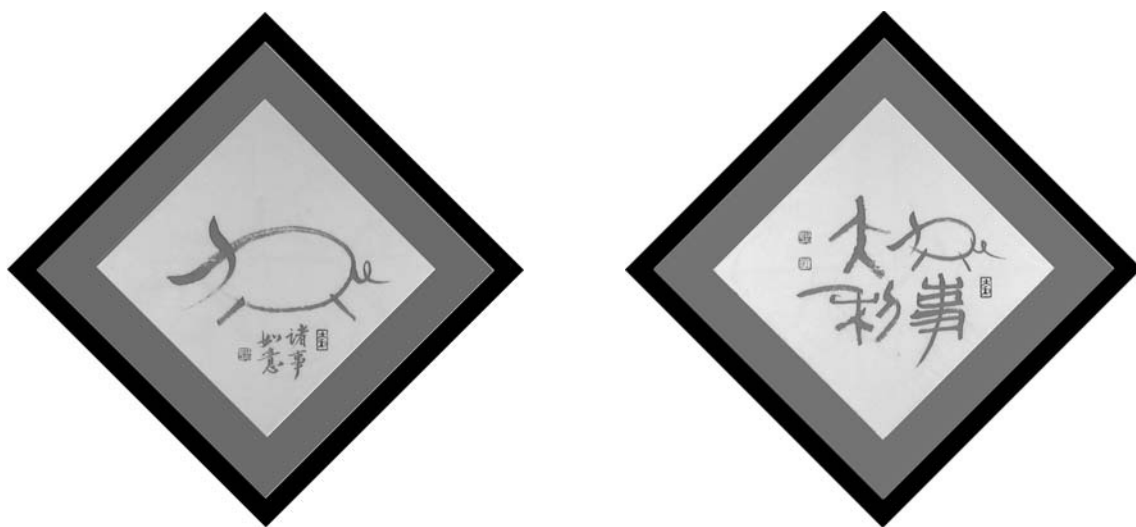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驚蛇「懷素與顏真卿論草書云：吾觀夏冬多奇峰，輒常師之，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，驚蛇入草。」135×68cm



圖二 世事如棋讓一著不為虧；心田似海納百川方見容人。凡事無我更佳。

以大小、形式不免顯得有點不整齊，譬如說，作品中有兩件限量的「絹印」書法收藏品（圖三）和數件「磁（石英）磚噴砂」的書法創作（圖四、圖五），看似刻意準備，其實都是先碰到了相關的專業朋友，而後才臨時起意產生的創作；而部分書法作品採用了西式裝裱以及率



圖三 「絹印」限量收藏品「諸事如意」、「諸事大利」。



圖四 「磁磚噴砂」的書法創作，作品搭配西式裝裱：「優遊養拙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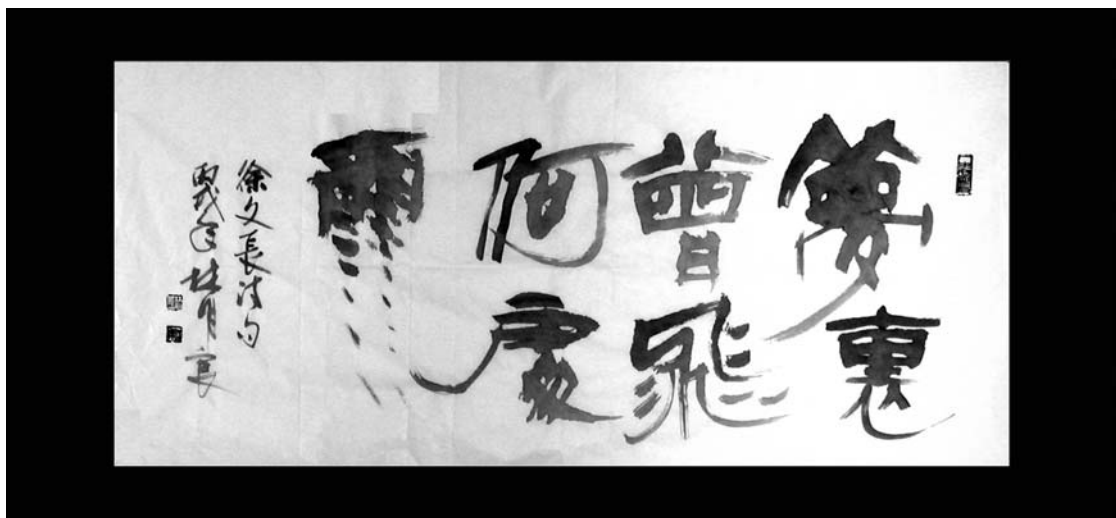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「磁磚噴砂」作品二。

性的用了一些「色彩」來書寫作品，（圖六、圖七）則是長期以來「自我內心的傾向」與外界大環境不斷地碰觸產生火花的結果，至於觀眾能否接受，並未在個人考慮範圍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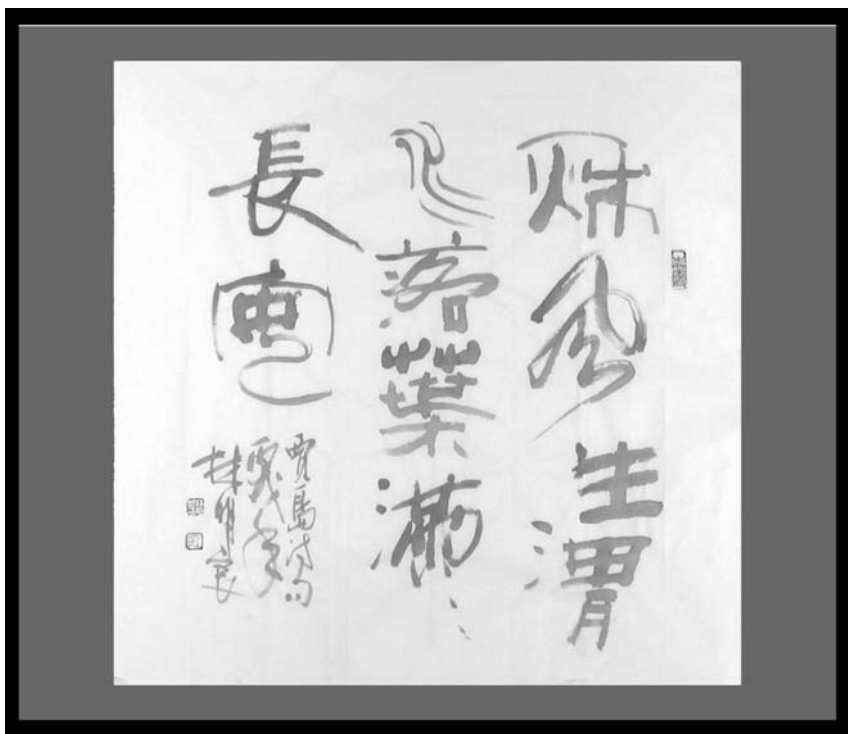
辦此次個展亦如是，距上次台北「新生畫廊」的個展至今也十餘年了，自二〇〇二年由台北木柵遷居基隆大武崙後，我一直都把重心擺在閱讀與寫作上，直到去年年底碰到畫家陳明貴，他邀請了張光賓前輩和「安廬」藝術中心的「廬主」馬志遠、記者尙潔梅一起用餐，結果在友誼的感召下，就「碰」出了這次的安廬個展。

老K見我思索許久未得，就提議說：「先去吃頓飯再回來想吧。」

於是我們就近到了一家餐廳吃飯，卻碰見了令我訝異的事情，原來這是一家「沒有菜單」的餐廳，換句話說它不接受客人點菜，



圖六 林明良 〈夢裡曾飛何處雨〉（徐文長句） 105×47cm



圖七 林明良〈彩色書藝〉
秋風生渭水，落葉
滿長安，68cm×
68cm。

客人上門完全沒得挑，老闆當天供應什麼菜餚，客人就吃什麼。這應該是一種「客隨主意」、「不以客為尊」是很「糟糕」的經營方式，但是由於老闆的技藝超群和獨特的親切感，生意卻好到不行，排隊等候吃飯是尋常之事。

「沒有菜單，就像你回自己家吃飯，老婆煮什麼就吃什麼。」有人這樣形容。

這種讓客人「碰」到什麼吃什麼的作法。倒是合我的胃口，感覺上跟我的「碰到什麼寫什麼」以及「我寫什麼你們就看什麼」的想法似乎很接近。於是我很得意的告訴老K，我這次的主題就叫

作：「沒有菜單的餐廳」。

老K聽了哈哈大笑了三聲，然後以嘲弄的口吻對我說：「不好啦，人家會以為你在開川菜館。」

最後，展覽日期逼近了，名稱也尚未定案，挑了幾件作品送到裱褙店拓底準備登廣告，未料，作品才一打開，只聽到店裡有一位陌生的「路人甲」居然「咦！」了一聲，然後說：「林老師！今年的書法有點『色』喔？！」

「今年的書法有點『色』」，此句妙極，我的腦海中靈光一閃，幾乎就認定了已經「碰」到我要的主題。不過當我把這個念頭告訴老K時，吾友老K很不以為然而且毫不留情的批曰：「寫書法寫到要用出『煽情』的手段，閣下的CLASS（水準）也夠低了。」

最後，這個碰出來的主題我定名為：「林明良2006『形、色』書法展」，不過在此事先聲明，此色非彼色，「純書法展」請勿想入非非。